

東軒筆錄

宋魏泰著

上

進步書局校印

浙江圖書館

杭州

PDG

東軒筆錄提要

宋魏泰撰凡十五卷泰為曾布之婦弟布贊章惇  
紹述甚力泰是書亦數稱惇長則其阿私所好可  
知然崇觀間惇為相欲官之泰終不就抑又何也  
書中喜報復恩怨証鱗前賢與碧雲駮之詆文彥  
博范仲淹如出一轍當時已為人吐棄而卒流傳  
至今者豈非以談朝野可喜事率多可采所謂孔  
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歟

東軒筆錄卷之一

宋 臨漢魏泰著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已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舉平晉也。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武陵。長陽。澧陽。清湘。邵陽。五洲。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

感慨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孫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一庾。而邊境晏安。由神機駕馬。用一再雄而已。

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則嘖覺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搏驚喜大笑。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這迴定疊也。太祖事周。為殿前都點檢。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雷德驪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驪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牒不明。有以奴主為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驪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周世宗壽春之役。太祖為將。太宗亦在軍中。是時壽春久不下。世宗決淮水灌其城。



一日藝祖太宗及節度武行德共乘小船游於城下。艇中唯有一卒司鐃爐。世謂之茶酒司。一矢而斃。太祖太宗安坐。以至迴舟。矢石終不能及。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偽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脊修輩。皆承眷禮。至如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疎遠寇讐。言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為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為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感。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邁。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王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為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真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十年果為相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為一時之冠然其為人傾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亦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為久在詞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太宗以元良未立雖意在真宗尚欲遍知諸子遂命陳搏歷抵王宮以相諸王搏回

奏曰。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壽邸。見二人坐於門。問其姓氏。則曰張旻。楊崇勳。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真宗為壽王。異日張旻侍中。楊崇勳使相。皆如搏之相也。

真宗天縱睿明。博綜文學。尤重儒術。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未始不從容顧問。真宗善設論。雖造次應答。皆典雅有倫。當時儒學之士。擢為侍從。則有終身不為外官者。杜鎬以博學。尤承眷禮。晚年苦肺疾。累乞閒地。真宗不允。至數年。加劇。又於使坐。懇述。真宗曰。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鎬於是薦戚綸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請而卒。

真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為知制誥。坐事責守黃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之語。真宗覽表。驚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黃州境有二虎鬪。而食其一。占者以為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勅下而禹偁死矣。

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弗支。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聞於上者。唯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為言。時陳堯叟

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寇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為如何？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

真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知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時進熟勅，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辟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孟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迴日即為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為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

虜犯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北諸郡城守者，多為蕃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廷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



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衄敗。故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仁宗聖性仁慈。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景德末年。天書降左承天門鷓尾上。既而又降於朱能家。於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應宮。建寶符閣。盡取天書置閣中。雖上意篤信。而臣下或以為非。若孫奭。張詠。尤極詆訕。未幾。朱能謀叛。天下愈知其詐。至真宗上仙。王文正公曾當國。建議以為天書本為先帝而降。不當留在人間。於是盡以葬於永定陵。無一字留者。文正之識慮微密。皆如此也。

東軒筆錄卷之一終

東軒筆錄卷之二

宋 臨漢魏泰著

喃廝囉。唐吐蕃贊普之後。據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狄羗城。聞賊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於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楮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噪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感名。由是大震。喃氏自此衰弱矣。

馮拯之父。為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用。即啟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既為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為判官。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盃注者。獻藝於庭。丁願語夏曰。古無詠盃注詩。舍人可

作一篇夏即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

种放隱終南山。往華山訪陳搏。搏聞其來。倒屣迎之。既即坐。熟視曰。君他日甚顯官。至丞郎。种曰。我之來也。求道義之益。而乃言及爵祿。非我意也。陳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為賤。亦猶賤者不可為貴也。君骨法合為此官。雖晦迹山林。終恐不能安耳。今雖不信。異日當自知之。放不懌而去。至真宗時。以司諫召至闕下。及辭還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而卒。竟如搏之相也。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準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為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線經跪爐於像前。會陳搏入平。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

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怒為叅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叅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疎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為不可。上疏畧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責為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叙位。其人欽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為借職。是



即可知也。王撫然自失。聞者莫不笑。

陳晉公恕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既置鹽鐵使。又為總計使。洎罷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籍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副使。歸班。晉公即薦以自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而晉公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晉公前後改革初立事件。類為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扁。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押字。既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則無復有存者矣。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鴟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為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為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為丑座也。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

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露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鼎州北百里有甘泉寺。在道左。其泉清美。最宜淪茗。林麓迴抱。境亦幽勝。寇萊公謫守雷州。經此酌泉。誌壁而去。未幾丁晉公竄朱崖。復經此禮佛。留題而行。天聖中。范諷以殿中丞安撫湖外。至此寺。觀二相留題。徘徊慨歎。作詩以誌其旁。曰：「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繼南行。層巒下瞰嵐煙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其子作續翰林志。叙之詳矣。然性特躁進。罷叅政為禮部侍郎。知鄧州。纔逾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歎。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遺為館職。平生好燒銀。」

而樂文字之職。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壹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為使相。而恨不得為真宰。居常歎曰。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舊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為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謂雙引重金也。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白樂天詩也。

夏鄭公疎。以父沒。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為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鶯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叙其死事之後。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後數年。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聞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乞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於前。鄭公乘興題曰。簾內衮衣明黼黻。殿前旌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為詩。皆有所屬。初罷樞府。為南京留守。時有忌疾之者。到部作詩曰。造化平分何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准擬睢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畧無

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晚年流落。讐敵益衆。而扞彈之疏。不輟上聞。因作詩送一臺官曰。弱羽輕絃勢未安。孤飛殊不礙鷓鴣。黃金自有雙南。貴莫與遊人作彈丸。始王沂公曾當國。鄭公為翰林學士。欲撼之。因作青州詩曰。日上西山舞鸞鶴。波翻碧海鬪蛟龍。直鈞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四履封。以沂公青人故也。

真宗晚年欲策后。時王旦為宰相。趙安仁叅知政事。將問執政。會王旦告病去。遂獨問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氏為后。卿意何如。趙對曰。劉氏出於側微。恐不可母儀天下。真宗不懌。翊日以趙之語告王冀公。欽若冀公曰。陛下姑問安仁。意欲以何人為后。異時上果以冀公之言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宜可以作配聖主。真宗翊日以語冀公。冀公曰。臣固知如此。蓋趙安仁嘗為沈倫門客。真宗深以為然。未幾罷安仁叅知政事。轉一官為天書扶持使。劉氏竟立。即明肅太后也。冀公權寵自此愈固。

李太后始入掖廷。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刻絲鞞囊與之。拍其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為物色也。言訖不勝。